

亚洲飞散作家李翔云写作风格的 语料库研究

濮 琼

江汉大学文理学院英语系，武汉

邮箱: 22083399@qq.com

摘 要: 飞散作家是二十一世纪文学中的新现象，亚裔飞散作家李翔云是这其中的佼佼者，作品不断获奖，影响力不断扩展。使用大数据的语料库工具对飞散作家《被庇佑的女人》的写作进行研究，能够显示写作的基本主题思想，展现作家在行文时的风格，探索他们的措辞特点和句法特点，分析“在他乡回望故乡”的情结，以及在文化冲突的环境下自适应的过程和所付出的代价。

关键词: 飞散作家；语料库；《被庇佑的女人》

收稿日期：2019-08-23；录用日期：2019-09-03；发表日期：2019-09-18

The Corpus Research of Li Yiyun as an Asian Diasporic Writer

Pu Qiong

English Department,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 Jiangnan University, Wuhan

Abstract: Diasporic writers are newly observed in the 21st century. Li Yiyun, as a prominent one from Asia, has won many prizes with increasing reputation and influence. Her novel *A Sheltered Woman* is analyzed by Antconc, a tool of Corpus research in massive data. This tool enables to demonstrate the theme and writing style through an analysis of diction and syntax. The mental complex of “viewing motherland overseas” is discussed as well as sacrificially self-help adaption in exotic pla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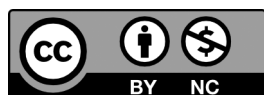
Keywords: Diasporic writers; Corpus; *A Sheltered Woman*

Received: 2019-08-23; Accepted: 2019-09-03; Published: 2019-09-18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自从语料库的概念被融入到语言学习和文学研究的领域，相当的学术成果已经出现，随着语料库进一步丰富和叠加，甚至出现了人类都无法识别的由机

机器人创作的新闻稿件，这似乎预示着，只要语料库质量够高，人类的写作方式和写作风格是可以用量化指标来衡量的。而且最终会出现，不仅仅是新闻稿件，而是由机器人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当然新闻稿件报道客观，思想内涵单一，讲究实事求是，与文学创作的初衷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我们在大时代的脚步声里，将文学作品用语料库进行探索，是很有趣的尝试。

1 飞散作家

我们首先选取 AntConc 软件进行语料库的加工，由此所构建的是一个封闭的静态语料库，是未经加工的生语料库。我们用 Python 软件进行抽取，将飞散作家的作品逐一进行导入。这里选取的飞散作家，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用英语写作的亚裔作家，飞散这一概念，非常优美，如同蒲公英一般，任命运的微风将自己吹向全球，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故乡的蒲公英随风飘逝，随波逐流，风将他们带到世界各地，他们在异乡回望故乡，在异乡的土地上耕耘，在异乡的土地上感受，童年的一切和成年的一切相互交织，构成了奇特的文字和现象。

飞散作家并不是此时此地在美国文学中出现的现象，长期以来，各个历史时代的作家们都有着飞散的经历和故事。自乔叟开始，英格兰文学就不乏此类飞散作家，乔叟本人曾经短时间地“飞散”，在欧洲遥望自己的国土英格兰，当然乔叟本人的经历并不典型，因为他并不是那类故土山河散尽、自身无处安置的作家；乔叟之后，英格兰的土地上出现爱尔兰人斯威夫特、苏格兰人彭斯，或用散文、或用诗歌不断表达“飞散”在英格兰的感受，这感受最核心的就是斯威夫特对爱尔兰政治局势的关心，彭斯对故乡苏格兰独立自主的情怀。

还有在 20 世纪从爱尔兰流落他乡，永远书写都柏林而从未返乡的乔伊斯。同时也有从英格兰四处流落，典型的飞散诗人叶芝。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20 世纪后期以及 21 世纪，越来越多的飞散作者出现在人民的视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由于不同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状态的区别，飞散作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移民和移民的后代之中。这些飞散作家的文学在出生地的故乡，似乎未有得到重视与肯定，但在他乡，他们所流浪的家乡却获得首肯，一再囊括各类写作奖项。日本裔、菲律宾裔、越南裔以及中国裔的文坛力量丰

富了美国文学的图景，从多元视野出发贡献了他们对于社会人心及群体命运的深度审视与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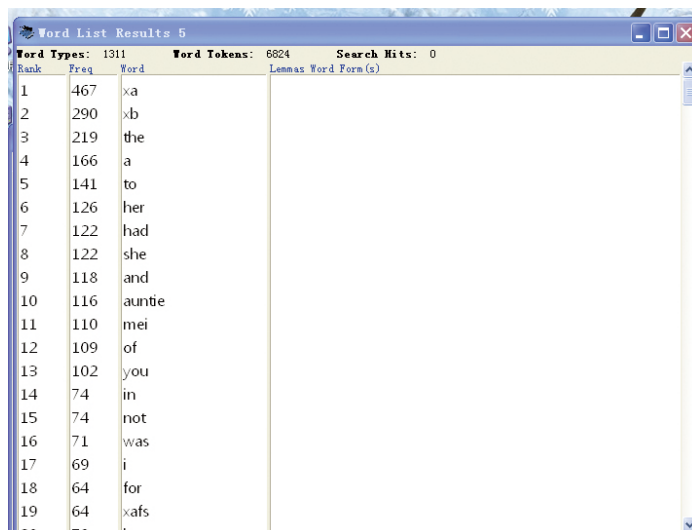
在美国的文坛上，亚裔作家的活跃并不是昙花一现，早在 21 世纪初，李翔云等人就用英语书写自己的文化历史，菲裔作家 Mia Alvar 的作品 *In the Country* 获奖颇多，讲述离开家乡的菲律宾人“自相矛盾不堪一击”的生活。日本裔作家 Hanya Yanaihara 的小说 *A Little Life* 描述日本裔在纽约的成长史。越南裔作家 Viet Thanh Nguyend 作品 *The Sympathizer* 更是获得普利策大奖，这部作品回到了越南战争的背景，融合间谍、历史与讽刺。印度裔作家 Akhilsharma 的作品也荣获奖项，他的作品 *Family Life* 对复杂的人际关系作出了娴熟的处理。李翔云是亚洲飞散作家代表之一，这位 80 年代跨出国门的 70 后女性作家，用短篇小说 *A Sheltered Woman* 写出华人月嫂梅姨的故事，荣获短篇小说最高奖项《星期日泰晤士报》短篇小说大奖，被认为是手法精湛，观察力敏锐。在这些作品中，飞散作家无一不显露书对于原生文化的追寻，对现在所处文化进行的反思，如同自己飞散作家的身份，去不断找寻原生种子在异乡开出的花朵，其中的芬芳与甜美，便是其语言应用的特色，其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与感知。

2 语料库中的 *A Sheltered Woman*

大数据时代带来之后，定量研究成为语言文学研究的又一利器，其让语料库成为文学研究的途径与方式。定量分析长期以来是科学研究或者分析理工科科的长期手法，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一样，是对于未知的领域的探索工具。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的定量定性方式都比较有限，而 Antconc 的软件用科学研究的定量分析方式让我们对于文学作品面貌进行重新的审视和梳理。Antconc 可以实现将定位、计数的功能。在整个文档实现词频的计算，计算词汇与词汇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某个词汇周围所出现的高频词汇，这样的方法，可以明显地给出作家在某部作品中所出现的高频词汇，以及这些高频词汇周围出现的搭配和例句。由此实现对于文学作品措辞风格的探索以及文学作品本身所具备的句法特色。我们将 *a sheltered woman* 输入到 Antconc 当中。

2.1 措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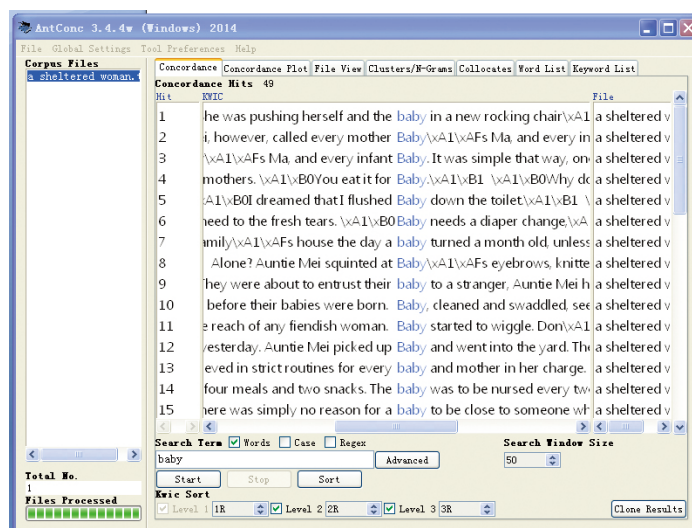
我们从图 1 可以看出, 整个文档出现 6000 词数, 在整个文档中, 由于 Antconc 软件的识别, 将冒号、引号识别为 xa 和 xb, 因此, 过滤掉 xa 和 xb, 可以看出, 和其他语料库非常相似, 频次最多的词数分别是定冠词和不定冠词, 即 “the” 和 “a”, 符合英语语言出现的规律和频率。除此之外, 就是英语中用的最为频繁的小词 “to”, 这也符合英语语言写作的一般规律。继续往下浏览, 发现词频最高的名词词汇包括: Auntie, Mei 等, 这些是这部短篇小说的主要人物。按照短篇小说的人物进行索引, 发现主要人物应该有: Auntie Mei, Chanel, Paul。可以发现, 这部短篇小说的人物比较简单, 并且, Auntie Mei 和 Chanel 的频次要远远高于 Paul, 因此, 可以看出, 主要的人物是 Auntie Mei (116 次), 另外两个比较次要的人物是 Chanel (49 次) 和 Paul (31 次)。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名词现象, Auntie Mei, Chanel, Paul 都是人名, 还有一个频繁出现的名词, 但是却不是人名, 这个名词就是 “baby”, 出现 49 次, 和 Chanel 出现的频次一致 (见图 2 和图 3), 可以看出这是和 Chanel 经常出现的, 用 Word-cluster 的命令在进行观察, 可以看出, “baby” 这个词汇与 “Auntie Mei” 紧密联络, 两段距离最短, 也就是说, 只要 “baby” 这个词汇出现, 有很大可能性在周围出现 “Auntie Mei”, 由此可见, 这个短篇小说中涉及 Auntie Mei 作为 “月嫂” 的人生经历。另外尽管这些高频名词都是第三人称, 仍然出现了高词频的第一人称名词 “I”, 用 Concordance Plot 命令进行观察, 可以看出, “I” 从头至尾都分布在文档之中, 但是也有比较空白的地方, 也就是说, 这篇小说不断的在进行第一人称的描写 (见图 4)。除此之外, 小说中频次较高的名词还包括 “money” “father” “children” “death” “depression”, 这些词汇出现了六到八次, 表明这部小说是一部在主题上比较沉重的作品, 探索人生意义的作品, 而出发点却是刚出生的孩子, 从 “生” 到 “死”, 被糅杂在一部作品之中。



Rank	Freq	Word	Lemma Word Form(s)
1	467	xa	
2	290	xb	
3	219	the	
4	166	a	
5	141	to	
6	126	her	
7	122	had	
8	122	she	
9	118	and	
10	116	auntie	
11	110	mei	
12	109	of	
13	102	you	
14	74	in	
15	74	not	
16	71	was	
17	69	i	
18	64	for	
19	64	xafs	

图 1 *A Sheltered Woman* 的词频

Figure 1 Word frequency of *A Sheltered Woman*



Hit	File
1	he was pushing herself and the baby in a new rocking chair\A1 a sheltered v
2	i, however, called every mother Baby\A1\AFs Ma, and every in a sheltered v
3	\A1\AFs Ma, and every infant Baby. It was simple that way, on a sheltered v
4	mothers. \A1\B0You eat it for Baby\A1\B1 \A1\B0Why do a sheltered v
5	A1\B0I dreamed that I flushed Baby down the toilet\A1\B1 \A1 a sheltered v
6	need to the fresh tears. \A1\B0Baby needs a diaper change\A1 a sheltered v
7	family\A1\AFs house the day a baby turned a month old, unless a sheltered v
8	Alone? Auntie Mei squinted at Baby\A1\AFs eyebrows, knitted a sheltered v
9	They were about to entrust their baby to a stranger, Auntie Mei had a sheltered v
10	before their babies were born. Baby, cleaned and swaddled, seen a sheltered v
11	the reach of any fiendish woman. Baby started to wiggle. Don\A1 a sheltered v
12	yesterday. Auntie Mei picked up Baby and went into the yard. The a sheltered v
13	lived in strict routines for every baby and mother in her charge. a sheltered v
14	four meals and two snacks. The baby was to be nursed every two a sheltered v
15	there was simply no reason for a baby to be close to someone who a sheltered v

图 2 “baby” 的词频

Figure 2 Word frequency of "bab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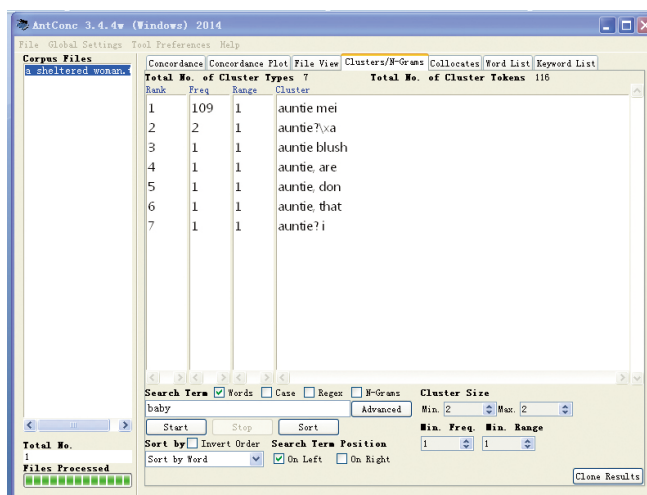


图 3 baby 与其他词汇的两段距离

Figure 3 Baby and other wor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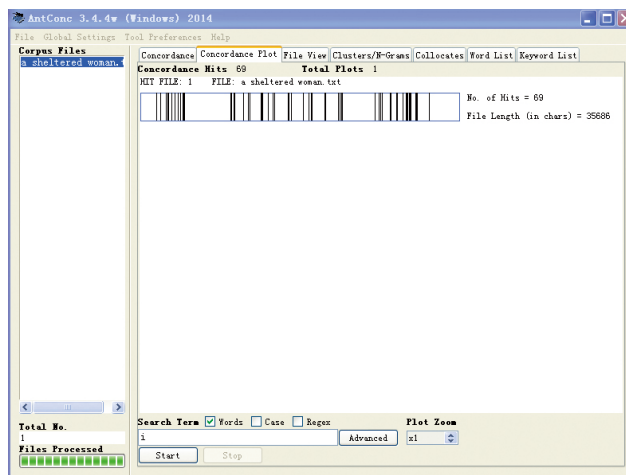


图 4 “I” 在文档中的分布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I" in the document

接下来再对动词进行观察，可以看到动词的词频特别突出的就是“said”（52次），其他动词的使用都比较均匀，这些动词包括一些助动词，以及实意动词“thought”“asked”“made”“told”等，这些动词均是变化非常多，搭配意义广泛的动词，并没有很多具体的、动词描述性动词。从这一点可以推断出，这

篇短篇小说的情节非常朴素、简单，频次最高的动词均为对话描述或者脑海思考，因此这篇小说浓重的对话情节以及对于人生境遇的思考，小说进行了大量的对话描写和心理状态描写，这也会使得读者预测到，这部小说会出现大量的心理状态的意识流。

我们再来观察形容词和副词的使用。可以看到在表示褒贬色彩的形容词中，首个出现的“bad”，一共有四次在这里出现。另外一个形容词是“different”，也和“bad”一致，在文中出现四次。还有一个形容词是“happy”，也是四次（图 5~图 7）。其同样都是四次出现，但是在出现的行文分布上有很大的不同（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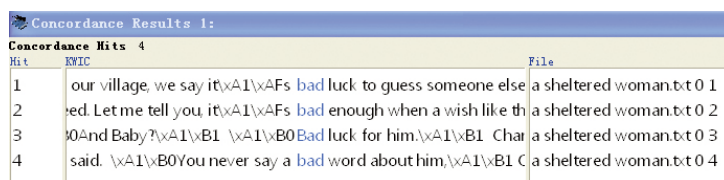


图 5 “bad” 的搭配显示

Figure 5 Collocation of "b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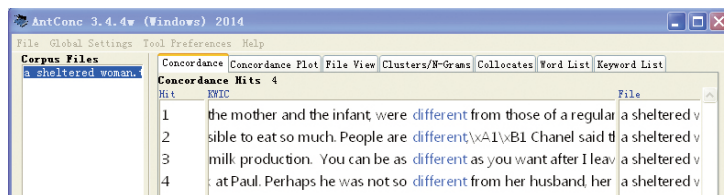


图 6 “different” 的搭配显示

Figure 6 Collocation of "differ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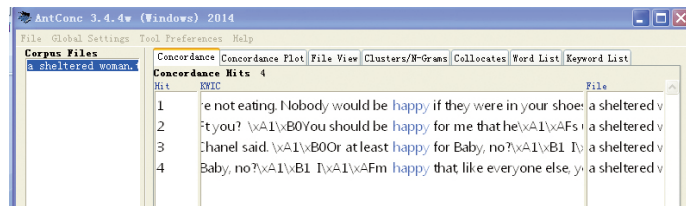


图 7 “happy” 的搭配显示

Figure 7 Collocation of "happ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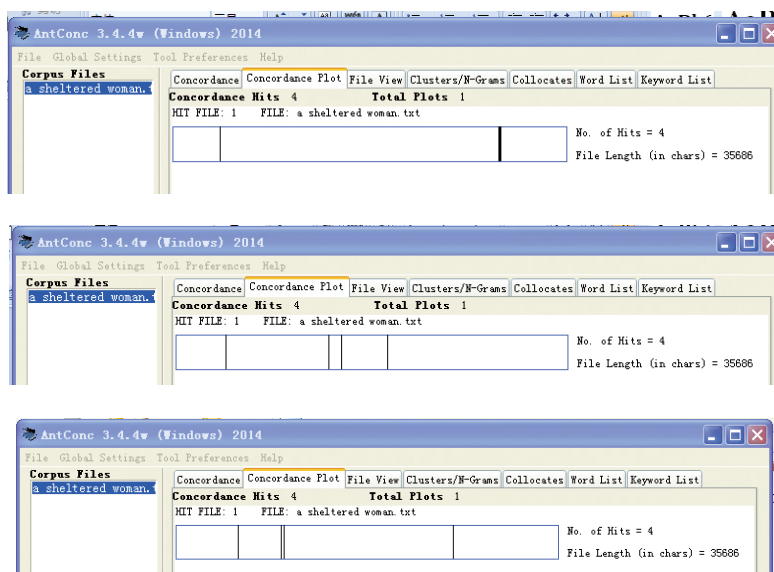


图8 “happy” “bad” “different” 在文中分布

Figure 8 Distribution of "happy" "bad" and "different"

由此可以看出，“bad” “different” 在整篇文档中比起“happy” 要更为均匀，“happy” 以非常大的间距出现在文档的首尾。从“happy” 的搭配来看，也用了相当多的否定性表达，如“nobody” “at least”，并且还有一些情态表达，如“should”，这些措辞表明整部作品对于人生的观察没有太多褒义的态度。

2.2 人物

这部小说中的人物，诚如刚才所分析的，前半部分贯穿 Chanel 和 Auntie Mei，后半部分贯穿 Auntie Mei 和 Paul，他们都以需要照顾 Chanel 那个刚刚出生的 baby 来进行串联。在小说的创作中，Auntie Mei 是小说的核心，如同前文 Antconc 所检验的，小说并未大量描写 Auntie Mei 作为月嫂的劳动，而是大量使用对话与心理描写，展现了一个在职业上老道、熟练、但却在思想上永远摇摆的月嫂梅姨的形象。文章的一开始，有相当精彩的一段描写。梅姨做了猪脚汤，这一极具中国文化色彩的食品给新妈妈 Chanel 食用，Chanel 一口拒绝，并称自己“I’m not a cow”。梅姨依然摇着摇篮，缓缓摇晃，她对自己说“the chair, whose job is to rock until it breaks apart, or you, whose life is being rocked away?”

And which one of you will meet your demise first?” 梅姨从摇篮想到自己的人生也如此这般摇摇晃晃，行走在各个家庭，他们的孩子刚出生，就把孩子托付给梅姨——这么一位很有口碑的月嫂，这些家庭尽管将孩子托付给她，却从来没有把她当成家庭一员，梅姨学会了在他们沉浸其中时，对自己说话：（Auntie Mei had long ago accepted that she had, despite her best intentions, become one of those people who talk to themselves when the world is not listening.）并且她自己的人生从来就是非常平淡的，她有一个记事本，记载着自己从业以来的一百多户人家，但是她自己深知，她也不需要更多的记事本了。（“why on earth had she wanted two notebooks, when there’s not enough life to fill one?”）此外，梅姨在美国一直经历着文化上的分裂，看上去她生活在美国，然而美国需要她是因为她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深厚月嫂经验，那些在美国拥有优渥职位的中国人，需要梅姨在他们的孩子出生时，仍然以中国文化的方式来对待（Her employers were the lucky ones, to have had a good education in China and, later, America, and to have become professionals in the Bay Area: lawyers, doctors, V.C.s, engineers—no matter, they still needed an experienced Chinese nanny for their American-born babies）。梅姨就是这样，以中国的文化方式在美国生活着，在一个又一个的新生婴儿的家庭中，进行中国文化的教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对于梅姨来说非常奇特，她不停地换着雇主，不停地工作着，却从来没有她深知或者深知她的人，雇主只和她讨论孩子和孩子的喂养，她想说什么却只能说给自己。她似乎不知晓任何人，任何人也不知晓她。梅姨的人生有着悲苦过去，母亲和祖母相继离她而去，而她们的死亡并没有给梅姨带来悲伤，却是让梅姨始终无法理解的故事，她们的死，给梅姨带来的是无尽的孤独感，是从未被人知晓和知晓别人的巨大孤独感。梅姨在她们死后，由于婚姻关系来到美国，但是命运再次背叛她，她的丈夫死掉了，只是因为想保住被不良少年劫走的三十五块钱（Sometimes Auntie Mei scolded him when she tired of talking to herself. Thirty-five dollars for a life, three months short of fifty-two），再一次，命运将梅姨推到无人知晓的边缘。她在Chanel那里工作时，Paul，一个越南裔的修理工，希望梅姨和刚出生的婴儿假扮成自己的家人，让人以为自己有孙子了。而Paul想欺骗的是一个他非常熟知、却二十七年

没有说话的人 (Nobody important. I haven't talked to him for twenty-seven years." / He couldn't even lie well. "And you still think he'd fall for your trick?" / "I know him.")。梅姨不禁感叹自己从来没有走入过别人的脑海,也从未让别人走入自己的人生,是无人知晓的人。Chanel 仍然对婴儿完全毫不在意,她向梅姨诉说自己的婚姻原本就是向那背叛家庭的父亲示威、惩罚的结果,那刚出生的孩子更是让 Chanel 觉得毫无意义。梅姨无法理解,她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她的母亲和祖母的世界,另一个世界是他人的世界。在这两个世界里她都无法找到被人知晓的感觉,也无从知晓他人。不管是原生家庭的母亲和祖母所在的中国文化,还是她工作生活的美国文化,这两个文化都没有接纳她,她在这两个世界中来回徘徊,互为庇护,成为隐形人一般,这无疑是飞散作家带给读者的文化意向。

2.3 手法与主题

这篇短篇小说的手法糅杂了传统叙事和意识流的特征。传统的叙事时间轴式的方式完成了整部记叙,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展现梅姨在 Chanel 家工作时的状况。但在每个具体细节上,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穿插、倒叙梅姨之前的故事。在梅姨摇晃婴儿床,来来回回,穿插梅姨之前的工作场景;在看到鱼池的鱼被白鹭吃掉,穿插对人生境遇的突然与不确定性;在和 Paul 的对话中,穿插梅姨和母亲、祖母的生活;几乎每件事,梅姨都可以以自己的过去文化的经验回望在现在的生活,每时每刻的想法都流淌着她的独特意识经验。除此之外,叙事手法尽管依据了一些时间脉络,但是并没有传统小说所谓的冲突和矛盾,而是以现代小说的手法描摹心理状态,揭示两种文化对异乡人的投影,揭示在异乡回望故乡,却无从说起,不知所终的状态。

3 结语

《被庇佑的女人》在词法和句法上,从语料库的统计学意义上并没有出现和 COCA 大相径庭的用法,其语言上的使用是比较简单而朴素的,然而简单而朴素的语言并没有使得在主题思想上的深度有所欠缺,《被》不断的娴熟使用现代小说的心理分析和探究手法,思考“梅姨”这一人物在两个世界边缘的徘

徊,思考生命的更替与命运的重复,书写亚裔在他乡遇到的隔绝与障碍。《被》文消减了之前飞散作家探索的文化冲突,取而代之个体的精神体验,淡化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主题,将情感与生命意义的追求放入其间,字里行间透出的对生命哲学意义的思索。

参考文献

- [1] 李玉瑶. 短篇魅力与亚裔之声——2015年美国文学概述[J].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2016, 5: 127.
- [2] 牟佳, 周桂君. 离散·流散·飞散——美国移民题材小说的边缘书写与主题嬗变[J].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 124-128.
- [3] 汪云. 文学语篇中词汇模式构建机制及其动因研究[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 45-50.
- [4] 童明. 美国文学史(增订版)[M]. 北京: 外研社, 2008.